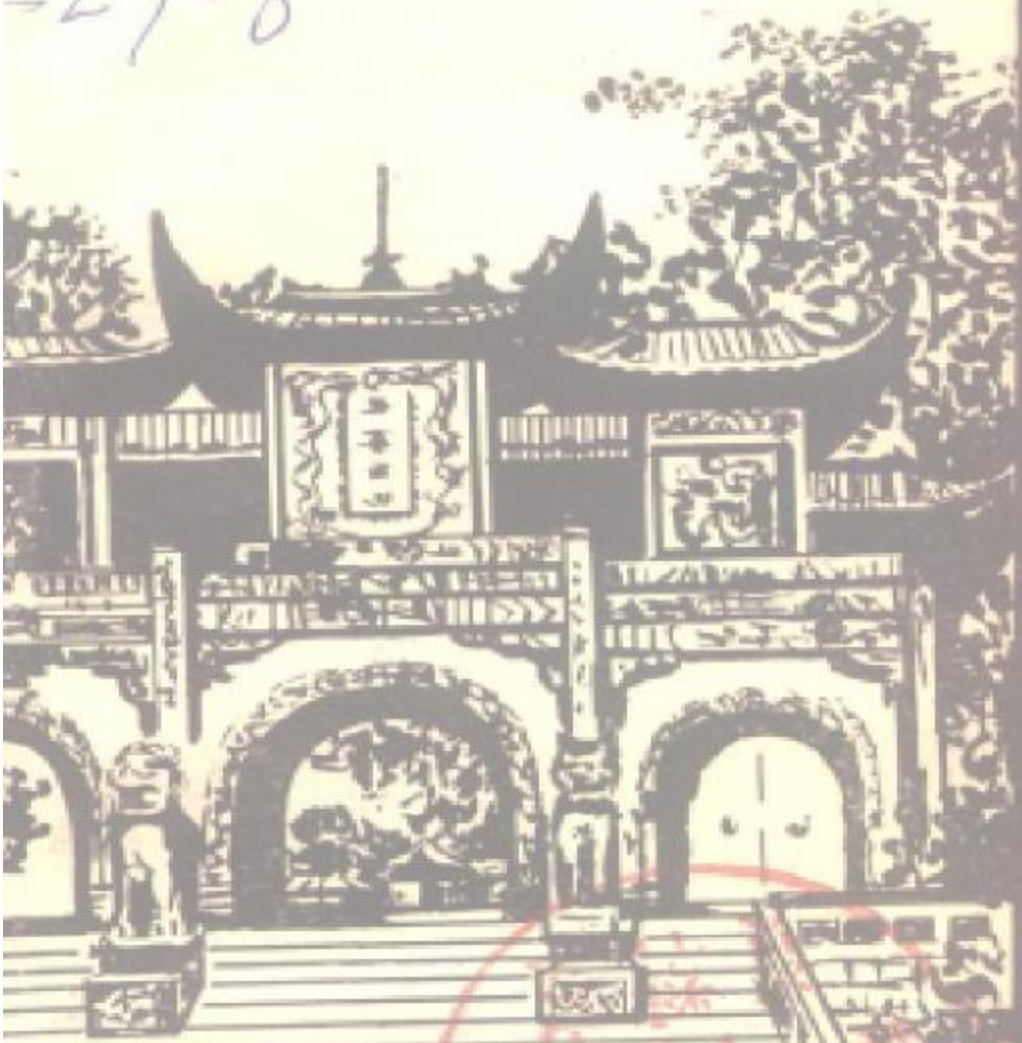
-2308

遂寧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委員会
文史資料委員会編

遂宁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委員会
文史資料委員会主編

一九九六年十月

政协遂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　问：

戴玉印

主　任：

胡子信　EC38/18

副主任：

胡跃忠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廉夫　　杨世富　　何国光

李国梁　　蒋万国　　舒桂珍

颜廷西

目　录

我知道的马瑞宁烈士及有关情况……马有嘉（1）
冷绍成在狱中的斗争……余恒之（10）
岁月悠悠　往事难忘
——对川北行署胡耀邦主任的回忆片断…李国梁（15）
姚苏县长在观音蹲点事略……夏西华（23）
周厚国书记在龙头寨灾……邓祖德口述刘耀空整理（30）

遂宁农村“大跃进”史略……张　玺（35）
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记略……郑积成（53）
我经历的三新乡土改复查……卢成安（67）
大跃进年代在遂中经历的几件事……黎华丰（69）
我学生时代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唐坤忠（77）

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
……罗荣芳口述　罗荣祥整理（91）
国家奖我一支枪……余栋民口述　舒兆康整理（96）

在遂宁专区机关合作社工作的回忆……易东朴（101）

遂宁农业合作化时期所需会计人员是怎样解决的……
……卢泽荣(106)
全省“黑”水利方针的策源地遂宁县的机电提灌……
……刘安治(114)
遂宁首次机耕表演及机站建立……杨大明(124)
三个铁匠铺演变机械厂
——记横山机械厂发展历程……余德华(128)
西眉丝厂兴建前后……朱金淮(145)
回顾西眉区水稻生产的发展……颜廷西(153)
磨溪蚕桑生产发展历程……易建平(168)
中德合作建设决山防护林示范乡纪实……吴小林(187)
酒店垭的变迁……田德喜　刘耀空(195)

五百年来第一人
——忆先师张大千先生……丁翰源(202)
遂师校创建缘起及款项筹集……何　路(207)
我所知道的遂宁私立明耻中学……余　鲤(210)
四十年代开办解放初合并的私立明耻中学……述　膺(216)
斗城文体拾遗……庄济华(220)
近半个世纪来针灸在斗城的发展概况……王治成(224)
记许盛仲先生的《桃花图案》……庄济华(229)

税维诚……曾伯融(232)
雷特起……刘桂芳(235)
曾绍父……曾伯融(241)
我所知道的周宇滋同志……刘桂芳(244)

梅花香自苦寒来
——颜孝平先生生平简介……陈晓铃(252)
对耐室夫子的回忆……杨继修(255)

遂宁县旧城墙、城门沿革概略……胡光翰(260)
御书楼见闻……胡玉章提供　李运焕整理(263)
简忆遂宁城区九宫十八庙（续二）……陶若愚(266)
遂宁城区茶馆业今昔……拾　一(271)

我知道的马瑞宁烈士及有关情况

马有嘉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1934年），《新蜀报》以《遂宁城防部捕获三共犯》，十六日以《遂宁捕获共匪。匪首杜鸣（明）盛有招供与张国焘通信二次》为题，连续报道。一时被炒得火热之事件，而今除曾有几位编辑中共遂宁党史的同志找有关人士收集资料外，几乎无人知晓。一则此事件发生在遂宁而直接关系在阆中，因此遂宁知此内幕，并有直接关系的人甚少；二则解放后一些与此事件有牵连的知情人或这样那样的原因，又不太愿意谈。时隔六十余年，他们大多数也先后去世了。而今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默默的长眠于地下，使我这个对事件有所了解的晚辈常常内心不安。

今年，遂宁烈士陵园已建成，马瑞宁烈士的英名和他壮烈的英雄事迹必将得到传颂。为佐证历史，缅怀先烈，现将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整理于下。

马瑞宁烈士牺牲时，我虽还没有出生。我是生于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份），但在我稍能记事起，此事便从祖母、父亲及叔伯、兄长们无数次的回述中渐渐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一带，在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相继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当时在遂宁一带的老百姓中传得沸沸扬扬地“通南巴闹共产了”即指此事。据老人讲，当时国民党调集了大量部队对川陕根据地实行封锁，凡出入通、南、巴一带的行人均进行盘查，形成了路断人稀的景况。同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四川省委由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中共四川省委为了沟通与川陕苏区的联系，指示川北各地党组织尽快和红四方面军联系。根据省委指示，中共阆南中心县委很快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川陕省委取得了组织联系。从此，川陕苏区与白区党组织不断互派交通员，交换情报，协调行动，而中共阆南中心县委便成了各交通站和联络点的中转站，后又在川北一带建立了一些秘密交通网点。

1933年冬，中共阆南中心县委派出马瑞宁（又名马长裕，回族，阆中城郊人）同红四方面军派出的杜明盛（又名杜盛、刘俊成）一道来遂宁建立地下交通站。他们来时住在西门外博济医院（现市人民医院）西侧巷子隔壁曾福川栈房内。他们是保宁（现阆中）做干杂生意的，因阆中生意不好做，准备在遂宁来开干杂铺。马瑞宁是回族人，由于回族有禁吃猪肉习俗，为了生活能得到回族人关照，就向栈房老板曾福川打听遂宁的回族人。我祖父是清末以来就在遂宁定居的回族人，我家在大西街邱家院隔壁开丽华轩苏裱铺，叔父马云中住横西街开丽华斋苏裱铺，三伯父马朝秋在大南街开丽华森金漆铺，西门一带的生意人大多相识。因此，经曾老板介绍，相约在横西街口的茶馆，我父亲、叔父与马瑞宁相

见。他们相互以回语道"色兰"表示问候后，各自谈了本地回民的生产、生活及宗教活动情况，通过用回语（即汉语中夹杂一些常用的阿拉伯语）相互交谈，在父亲和叔父确认马瑞宁是回族后，问及了他到遂宁的打算。马瑞宁就谈了他们因通、南、巴闹共产党，经常打仗，闻中一带路断人稀，生意不好做，带了一个伙计，准备到遂宁开干杂铺做生意，希望鼎力相助等话。后来吃茶相交渐多。当时遂宁的回族只有我们叔伯三家，由于同族人少，在旧社会民族歧视严重的环境里，生活习惯又不同，常受人欺侮，所以父亲和叔父积极撮合其事。我家隔壁的铜铺老板曾次五因事外出，生意关门，其房屋托咐给对门田珍山（田仲君老师的父亲，当时开染房）照管，我父亲和田既是近邻又是好友，母亲和田珍山之妻是"老庚"，两家经常走动，也知道曾家的房子要租出去。父亲将租房之事向田珍山和马瑞宁谈后，双方都同意，很快签约承租。

红四方面军于川北一带建立川陕苏维埃政府后，盘据四川各地的军阀十分恐惧，由互相争夺转为相对的一致反共，占据遂宁的军阀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遂宁也实施一系列严厉的防共反共措施，对辖区进行严密控制。在入户开业上规定，除本人呈文申办外，还要求有当地十家业主具名作铺保，以便当被保人有了问题后对十户保人施行连座。因此我父亲和叔父就相约了商业上的朋友钱精益、周宇光（酒干杂铺）、王荣森（小西街金漆铺）……等十家人作铺保，方核准择日开业。店名为"瑞和祥干杂铺"。地点就是现大西街市委招待所大门附近，我家之丽华轩苏裱铺与之一壁相隔。

大西街作为上四川省会成都的古东大路进出口和四川

各地一年三次到川中古刹广德寺朝山进香之必经之路，两边店铺林立，是仅次于大北街和大东街的较繁华的街道。该铺面是一间宽约一丈二尺，进深一丈余（后作厨房）的一楼一底木结构房屋。临街面立砖柱，能全部拆下长木板门，楼上安木制的带半拱形两眼窗户，檐口约四尺，上钉木条抹白石灰的望板。室内用铅白纸（即在纸上浆刷铅粉，以前专门用作裱糊室内墙壁、望板用的一种纸）裱糊，再整齐的摆列着黄花、黑木耳、干魔芋片、香菇、杂菌、干海椒、花椒及八角、茴香……等货品，店铺还是较体面的。开业时以大红请帖请来同业的头面人物、地方公事人及邻里街坊，办了两桌酒席，贴上“开张鸿发”为主题的对联，鞭炮一放便开始了营业。

我哥马有根当时才六、七岁，常去他们宿舍店铺楼上玩耍。我家学徒马本立（又名马道森，回族，三台城关人，现已病故）当时年近20岁，思想活跃，喜接交与马瑞宁年龄相近，且同是回族，因此交往更多，常在茶馆一起吃茶，有时在素酒馆吃酒。“瑞和祥”有时买东西也叫他跑路。

我们家对马瑞宁及瑞和祥干杂铺的交往帮助，也只是在对同族人的关心和帮助。回族人之间的团结、关心、相互帮助是我们民族长期处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十分严重的旧中国所形成的良好风尚。我们全家大小根本不知道“瑞和祥干杂铺”是中共川陕地下交通站，马瑞宁是中共党员、交通站负责人。

一九三四年旧历正月二十九日晨，中共阆中县委被敌二十九军所属的“剿赤青年团”破坏，并搜查出了中共四川省委给川陕省委用密码写的密件一封，经叛徒胡霖森破译，发

现了遂宁交通站地址。“剿赤青年团”参谋余以慈，分队长范慰文随即率该团团员二十余人及叛徒×××等十余人秘密到遂宁，同驻遂宁边防军密谋策划，核对地址无误后，于次日（即1934年旧历2月24日）凌晨，会同李家钰部队，将大西街、小西街、横西街、德胜街全部封锁，进行大搜捕。敌人首先砸开“瑞和祥干杂店”，马瑞宁、杜明盛二人当即被捕，财物被查抄，店铺被洗劫一空。同时砸开我家店铺的门，逮捕了马本立和一姓赵的学徒。因我们住家在门面隔壁的邱家院的巷内，父亲马明洲没在铺子里住，当晚没被逮住。但他们留下便衣在外守候，等天亮后由街正冉给五叫出我父亲，即被捕入狱。叔父马云中当晚也被逮走，他家的帮工刘汉清，学徒王多友同时被抓走。同时被捕的还有田珍山、周宇光、钱精益、王荣森、李客长、曾福川和他的妻子等十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后来我都认识。我三伯马朝秋因在大南街靠城门附近开金漆铺，当晚没被发现，天亮后三伯听到我们几家男丁被逮完了，就立即设法跑了。在遂的三户回民中只剩下老弱妇幼，店铺只好关门，在家担惊受怕。据《新蜀报》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报道：“《遂宁通讯》昨晨城防司令罗平之，亲率武装兵一连，将大西街交通断绝，于一干菜铺捕拿三人，直送边防总部，街市悉皆惊恐……”。从当时记者笔下可见白色恐怖严重的笼罩了遂宁全城。

被捕的人一是关在设于三元宫的边防军总部（即现在的北辰街棉纺织厂宿舍），二是关在设在顺城街火神庙的警察所（即现在市老干局活动中心球场处，当时是走现市物资局进出），三是关在设于县衙门里牌坊西侧的监牢（即现在市中区财政局、水电农机局的位置）。被捕初都被关在边防军

总部会客室，经审问后，将在押者向后两处转移，严重的投入监牢。监牢为低矮的木制穿逗平房，有两道门，一道是一般的木制大门，探监的人经说明便准其进入，里面阴暗，空气混浊；二道门就很特别，用很厚的硬杂木方做成，并以数道厚二三分、宽约一寸的铁板加固，门上四尺高的地方留一个五寸见方的小孔，平时关着，探监者要给犯人送物品，或谈话，经监狱管理人员准许后才能打开小孔交谈或传递物品。门上还彩塑一双眼圆瞪，大张口的虎头，所以老百姓称被拉进监狱为进“猫猫口”。

瑞和祥干杂铺和我们几家被抄，成年男丁全部被抓入狱之前，因射洪县太和镇达家么舅舅结婚，我母亲和三伯妈去了太和镇吃喜酒。父亲和学徒帮工被抓走后，我家只剩下一个六、七岁的哥哥马有根（现在武胜县城关），三伯父逃走后家中只剩下大哥马有万，么叔家只剩下两个五六十岁的祖母。两个老奶奶既要照顾两家的小孩又担心被关入狱的亲人，每天还得由两个哥哥牵着给狱中亲人送饭送菜（此次被捕入狱的回民四人，因饮食的禁忌，都不吃狱中的“牢饭”，所以被允许家中送饭）。心中焦急万分，一面托人带信叫母亲和三伯妈回家，一面托人打听狱中的消息。当听说新进监的犯人要“团监”，否则坐班房也要“受夹”、“挨黑整”，祖母即按当时一般规矩，送去“水烟”一大包，纸稔数匝招待同监的难友，同时打了一壶酒，煮起家中的干牛肉和买一些干豆腐、花生米等几种小菜，及几块大洋一并送去招待监狱的看守。当然大洋是送给牢头的（看守的负责人），以求在牢内“安宁”。边防总部和衙门里的一些“公事人”也掌握了在押人员家属担心被关押亲人的心理，就不

时的上门来“敲竹杠”，说些哪天传讯了，哪天要“过堂”、堂上刑具如何厉害……等。吓得两个老人六神无主。这些人又似乎关心的给你“打条”，说你们这个案子需找×××、×××方可疏通，少吃些苦……。家中都是妇女、小孩，对他们来通信息、出主意，当然十分感激，走时免不了送上一元二元的辛苦费。这样的次数一多了，家中哪里找这样多的钱送呢？并且也渐渐发觉他们的关心和主意也于事无补，只不过是借你家出了事来“敲”几个钱，但又觉得这些人与总部、衙门、警察所多少有点关系，也不敢得罪。于是，祖母也向他们叫屈叫苦，并采取“泼碗水饭，消场灾”的办法，多少给点跑路费了事。

父亲和叔父多次在家谈到，马瑞宁在过堂时受刑最重，吊过“鸭儿鬼水”、坐过“老虎凳”、上过“地绷子”、“灌过辣椒水”、只是没背“火背兜”了。在这些酷刑和叛徒指正下，马瑞宁除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没有吐露丝毫党的机密，并且在边防军军法处的法庭上，还给被牵连的群众开脱说：“这些人都不是共产党和他们无关”。在狱内他非常乐观，常劝慰其受牵连的人“不要心焦，这事和你们没有关系，要不到好久他们就会放你们的。”时间久一点后，狱中人想念家人，父亲和叔父经管理人员默认，还把我哥马有根从“老虎口”塞进狱中与亲人们亲热一阵，马瑞宁也来与我哥说笑、逗乐。听父亲和叔父说，田珍山家中开染房，自己又在各地跑行商，见多识广，个性直，且操一口江湖语言。在过堂时，军法官问一声，他回答一串，军法官认为他嘴巴“嗷”，即喝令“掌嘴”（执罚人用木制的约一寸宽、一尺五寸长前薄后厚的“鸭脚板”刑具打受刑人的脸

颊），打得田珍山两脸由红变青，口中来血，不能张口。受刑最重的群众要算我家徒弟马本立。他与马瑞宁年龄相当，交往最密，国民党就认为马本立是瑞和祥交通站的人。据《新蜀报》当时报道："遂宁城防部捕获三共犯，一名马瑞宁，为该号管事，实任匪党交通主任，一名杜明盛，为该号司帐，实任匪党书记，均保宁人，一名马本烈，为该号柜上交易者，系遂宁人。"但马本烈（立）本是三台人，三台口音"立"和"烈"相近，记者将"立"误为"烈"，把我家徒弟写成三共犯之一的瑞和祥为柜上交易者。听长辈们说马本立在过堂时挨过"扑板"（用楠竹板打屁股），打得臀部和两腿乌黑发肿，我家得知后，还买黄表纸和古子酒送进牢去搭敷伤处，以提淤血，以免淤血引起受伤肌体溃烂，包在里面化浓，他也被吊过"鸭儿鬼水"，坐过"老虎凳"，并将膝关节整断。敌人还叫他们的便衣侦缉人员在马本立过堂时，对他当堂指证说：你和马瑞宁××日在×茶馆、×酒馆谈些什么……等，企图诈出他们有用的口供，但马本立也确为一般群众，人也硬气，在酷刑面前没有乱说，敌人除了用刑，把他也无可奈何。杜明盛、赵先礼由于受不住敌人的刑讯而变节。但在坚强的共产党员、回族人民优秀的子弟马瑞宁面前，敌人始终没有得到党的任何机密。

后来，被关押的群众陆续取保释放。听长辈们讲，我父亲和叔父是因李家钰一次邀地方一些头面人物座谈时，谈及破获了一共党的秘密交通站，逮捕了一些人，将被捕人员的名单和像片给在坐的人看（可能是以示政绩），其中袍哥舵把子刘元吉也在坐。此人上交官绅，下交役夫走卒，能主持公道，因刘与我爷爷曾打过"老庚"，我父亲和叔父小时又

拜寄给他作“干儿子”。他见到我父亲、叔父的名字和照片后，就对李家钰说：“这两个人的老汉是我老庚嘛，他们两个是拜寄我的干儿子，我看到长大的，是老实的生意人，决不是共产党，我可以作保。”这样，叔父和父亲才被释放，但木厂街外的五间房屋以窝共罪被没收，后来作了边防军的白药厂（造枪炮的白色火药厂）。马本立放得最迟，出来后脚杆也没接起，造成终身残废。1995年7月我路过南充，会到马本立的妹妹马玉容还谈起此事。

一九三四年七月，年仅十八岁的坚强共产党员，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马瑞宁倒在了敌人罪恶的枪声下。在赴刑场途中，他视死如归，毫无惧色，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的口号。刑场设于城南门外（称南门口，即现市农行黄桷树附近）的城墙下。此事为我的哥哥马有方、马有根亲眼所见，烈士尸体为我家收殓，葬于船山坡八角亭后第二台西北角的回民公墓里。

马瑞宁烈士长眠地下已有六十余年了。我家的老奶奶、父母、叔叔在世时，时常摆谈此事。在他们余悸难消的谈论中，无不以崇敬和钦佩的神情一口一个这个人硬气，没牵扯任何一个人，押赴杀场还边走边吼（口号）。然而这些长辈们都先后过世了，文内所提到的两个当时年幼的哥哥，现在也都七十左右岁了，我也年近六十，自感有义务把有关这段历史的所闻记下来。今年又是这位牺牲时才年仅十八岁的革命烈士马瑞宁诞辰八十周年，特以此文纪念。

一九九六年五月

冷绍成在狱中的斗争

余恒之

冷绍成，名世欣，字吉轩，1899年出生于原遂宁县北面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63年7月病逝。在中共遂宁地方党史中，冷绍成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不仅有传奇的革命经历，而且有许多传奇的斗争事迹。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在狱中的斗争。

冷绍成是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3月入党的。同年6月，他在李家钰部瞿联丞旅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潼南双江兵变（又称双江起义）。兵变失败后，几经周折，他失去了党组织的关系。1930年3月，他到重庆找党，经原认识的一位党内同志介绍，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将其派往军阀刘湘的二十一军特务大队当兵，做该大队的士兵运动工作。该大队军事党组织，受省行委军委负责人周先哲领导。同年9月，因刘湘二十一军中的中共党员苟玉良、吴志宇被人密报后被捕叛变，供出军委负责人周先哲住地。是夜，周和另一名党员徐中熙在周的住地被捕，并查出载有刘湘部队中共党员名单的记事册。次日早晨，冷绍成到重庆菜园坝买菜，初获所在大队二连有几名共产党员被捕，但他想，二连和他们无甚关系，且没有得到组织通知，

怎能擅自躲避？于是，买完菜后，仍然回到大队。是日下午，该队分队长前来找到冷，谎称菜园坝有老百姓来说他买菜没有给钱，在部队吵得很凶，要他去认一下。当时，冷绍成一面辨解，一面预感到是组织上出了问题，但又无法脱身，只好同其出去看看。走到特务大队中队部，中队长立即喝令8个卫兵，蜂涌而上，五花大绑将他捆了，而且还对8个卫兵气势汹汹地说："若你们将他放跑了，我定要杀你们8个人的头。"接着，就叫一个排的人用手枪把他押到了城内特务大队禁闭室关了起来。

第二天，特务大队队长，开始了对冷绍成的审问。大队长气急败坏地问他："你穿了我的衣，吃了我的饭，为什么还要去当共产党？我问你，是谁介绍你参加共产党的？"冷绍成一听，肯定是党组织出了问题。于是，镇定地回答对方："我只晓得当兵，不晓得啥子是共产党。"特务大队队长又问："你不知道啥子是共产党，为啥这张共产党名单上有你名字？"冷绍成仍然冷静地回答说："我胸前的胸章上就有冷绍成三个字。有人要害我，我有啥法呢？要是硬说我是共产党，有谁来跟我对质吗？他给我谈了些什么话？"因周先哲同冷绍成没有直接联系，相互不认识，故无人来同他对证，敌人只好将他关押起来。

以后，特务大队又审过他几次，他还是守口如瓶，说自己只晓得当兵，不晓得啥子是共产党。特务大队没办法，只好将他转移到刘湘二十一军军部。

在刘湘二十一军军部，又经过几次严酷的审讯，先是吊起来打，打得一道道伤痕，他还是坚持原有口供不变。敌人又给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他紧咬牙关，强忍着痛和呛。